

御批

通

鑑

輯

覽

鑄記書局石印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六十八

五季

駐唐長興三年是春二月唐始刻九經即唐開成中石壁板唐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澤州人校正九

經刻板印成是年始刻侯板唐主從之王應麟曰唐長興中始認儒臣校九經錄本于國子監

唐賜高從誨爵渤海王

三月吳越王錢鏐卒諡武肅子元瓘嗣鏐寢疾謂將吏曰吾疾必不起諸兒皆愚懦誰可為帥者眾泣曰兩鎮令

公傳瓘先代銀兼仁孝有功孰不愛戴鏐乃悉出印綬授傳瓘曰將士推爾宜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中國勿

以易姓廢事大之禮遂卒年八十一傳瓘與兄弟同握行役內牙指揮使陸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業將吏旦

入鏐末年左右皆附傳瓘仁章數以事犯之至是傳瓘勞之傳瓘既襲位更名元瓘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

仁章曰先王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盡節猶事先王也

除民田荒絕者租稅置擇能院掌選舉殿最中外有上書告訐者皆置不問由是將吏輯睦

契丹遣使如唐初契丹錫里契丹官名策喇錫里舊作舍利策喇與特哩袞皆為趙德鈞所擒契丹屢遣

使請之唐主謀于羣臣皆曰契丹所以數年不犯邊數求和者以此輩在南故也縱之則邊患復生冀州刺史

楊檀字德明沙陀人亦曰策喇契丹驍將在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為患必深恐悔之無及既而契

丹使辭歸唐主曰朕志在安邊不可不稍副其求乃遣策古舊作策古錫里與俱歸契丹以不得策喇自是數

侵雲及振武

夏四月董璋襲西川五月孟知祥擊敗之璋為其下所殺知祥遂取東川孟知祥三遣使說董璋以主上加禮

于兩川苟不奉表謝罪攻復致討璋不從三月遣李昊詣梓州極論利害璋詔恕不許至是璋會諸將謀襲成

契丹休兵數年通使請和其請還唐將若唐當已有可恃不與可也乃首尾顧慮竊留所請服將欲借此以扑邊患而又與它人思少副其求豈知從而激怒寇掠日滋石晉遂憑其勢以移後唐之祚所謂

進道無擇差之
毫釐以十里
矣

康澄抗疏似是
而非所云不可
畏即有未盡切
當者如以四民
遠其為慮而于
彝賊傷殺謂可
存而不論則輕

甚盛知祥以趙廷隱為都部署將三萬人拒之五月璋克漢州知祥自將兵八千人趣之廷隱陣于雞蹤橋在

都府新張公鏐陳于其後璋退陳于武侯廟下在新都縣北彌牟鎮八陣圖旁璋帳下驍卒大譟曰日中曝我輩何為何不速

戰璋乃上馬前鋒始交指揮使張守進降于知祥言璋兵盡此無復後繼當急擊之知祥登高督戰趙廷隱

三戰不利知祥懼以馬箠指後陳張公鏐帥眾大呼而進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璋與數騎遁去餘眾七千

人降知祥引兵追璋至赤水在漢州東南而還命廷隱攻梓州璋還至府第方食王暉帥兵三百大譟而入璋引妻

子登城呼指揮使潘稠使討亂兵稠斬璋首以授暉暉舉城迎降趙季良帥將吏請知祥兼領東川許之唐主

聞璋敗死知祥已據全蜀乃遣供奉官李存瓌克祥之子賜知祥詔知祥拜泣受詔上表謝罪自是復稱藩然

益驕倨矣知祥令李昊草表請行墨制補兩川刺史以下又表請趙季良等為節度使皆從之

秋七月唐武安節度使馬希聲卒八月弟希範字寶規殷嗣第四子

唐以李從珂為鳳翔節度使

九月唐城三河縣唐置以地近洵州初契丹既疆侵掠盧龍諸州皆徧每自涿州運糧入幽州又多伏兵

于間溝即今開清河水而名今屬順天府掠取之及趙德鈞為節度使城間溝而戍之為良鄉縣漢縣故城在房山縣東今良鄉縣南糧道稍

通于州東五十里城路縣漢縣明省故城在今通州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至是又于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通

薊州運路敵騎來爭德鈞擊卻之

冬十月唐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論事唐主優詔答之澄上疏曰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

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蟲賊傷稼不足懼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

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幾聞深可畏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不論

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靡惑優詔獎之

重創實害其夫
年數不登民食
安賴不為撫綏
而眼血之將有
破野澤而轉濟
壑者宜速棄
之患而已哉至
以稔濟為不足
懼則尤害于理
宋王安石之說
蓋本于此論者
徒以其言明於
而詎許之亦昧
乎立言之本末
矣

十一月唐以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

秦王從榮喜為詩聚浮華之士高輦等子幕府與相唱和頗自矜伐唐主

語之曰吾雖不知書然喜聞儒士講經義開益人智思吾見莊宗好為詩將家子文非素習徒取人竊笑汝勿

效也從榮為人鷹視鵠眦峻急既參朝政驕縱不法安重誨死王淑妃孟漢瓊宣傳制命范延光趙延壽為樞

密使從榮皆輕侮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其妻永寧公主與從榮異母素相憎疾從榮以宋王從厚聲名

出己右尤忌之從厚善以魚弱奉之故嫌隙不外見敬瑭不欲與從榮共事常思外補以避之延光延壽亦慮

及禍屢辭機要會契丹欲入寇唐主命擇河東帥延光延壽先言石敬瑭康義誠可往既而欲專用義誠李崧

曰非石太尉不可敬瑭亦願行即命除之敬瑭至晉陽以部將劉知遠周瓌陽人為都押衙委以心腹軍事委

知遠帑藏委瓌

癸唐長興四年閏五月延鈞龍春正月閩王王延鈞稱帝更名璘閩人有言真封宅龍見者閩王延鈞更

命其宅曰龍躍宮遂詣寶皇宮前事見受冊備儀衛入府即皇帝位自以國小地僻常謹事四鄰由是境內

差安

二月唐定難節度使李仁福卒軍中立其子彝超為留後

唐以孟知祥為蜀王

三月唐以李彝超為彰武後唐州軍號留後安從進為定難留後彝超拒命先是河西諸鎮皆言李仁福潛通契丹

併吞河右南侵關中會仁福卒以其子彝超為彰武留後安從進為定難留後仍命靜難節度使藥彥稠將兵

五萬以宮苑使安重誨為監軍送從進赴鎮敕諭夏銀綬有將吏彝超年少未能扞禦故從之延安從命則有

富貴之福違命則有覆族之禍四月彝超上言為軍民擁留未得赴鎮詔遣使趣之

夏四月唐以劉瓛為秦王傅言事者請為秦王置師傅宰相思秦王從榮請令自擇秦府判官王居敏薦兵部

據城拒命願言
不欲失祖宗世
守無越之叛非
復可以輕若者
乃從進信其自
新之說說遂為
表請詔遂從而
罷兵紀綱安在
夏州從此益輕
朝廷而肆陰謀
皆養癰之道患
耳

歸老太原第
與遂為間人語

侍郎劉瓚于從榮從榮請以為傳王府參佐皆新進少年輕脫詔說瓚獨從容規諷從榮不悅概以僚屬待之
瓚有難色從榮戒門者勿為通月聽一至府或竟日不召亦不得食

五月唐之李從珂為溫王于從益為許王

閩地震

閩王璘避位修道命福王繼鵬

璘之子權總萬機初王蕃知性節儉府舍皆庫廩至是大作宮殿極土木之盛

吳徐知誥營宮城于金陵

宋齊邱勸知誥徙吳王都金陵知誥乃營宮城于金陵

秋七月唐安從進討李勣超不克引還

安從進攻夏州州城赫連勃勃所築堅如鐵石剽鑿不能入又党項萬

餘騎徬徬四野抄掠糧餉官軍無所易牧山路險狹關中民輸斗粟束囊費錢數緡民間困竭不能供饗超登

城謂從進曰夏州貧瘠非有珍寶蓄積可以充朝廷貢賦也但以祖父世守此土不欲失之幸與表聞許其自

新詔從進引兵還自是夏州輕朝廷每有叛臣必陰與之連以邀賂遺

已而勣超上表謝罪唐以為節度使

唐賜在京諸軍優給唐主暴得風疾久未平征夏州無功軍士頗有流言于是賜在京諸軍優給有差賞資無

名士卒益驕

唐以錢元璵為吳王

元璵于兄弟甚厚其兄元璩自蘇州入見元璵以家人禮事之奉觴為壽曰此兄之位也

而小子居之兄之賜也元璩曰先王擇賢而立之君臣位定元璩知忠順而已因相與對泣

閩以薛文傑為國計使文傑性巧佞以聚斂求媚及是閩主璘復位

璘位十六日親任之文傑陰求富民之罪籍沒

其財被榜捶者胸背分受仍以銅斗火尉之建州土豪吳光入朝文傑利其財將治之光怨怒師其眾且萬人

叛奔吳

八月唐主加尊號賜內外將士優給時一月之間再行優給用度益窘

唐以秦王從榮為天下兵馬大元帥太僕少卿致仕何澤表請立從榮為太子唐主覽表泣下私謂左右曰羣

如一口吻而覽
表注下卑鄙更
甚夫以從禁之
惡其不堪付託
亦明矣乃唐主
私欲猶豫不早
自斷制致奸臣
得窺測意指為
調停之計轉假
之兵柄以速禍
機甚矣其惑也

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第耳。不得已詔宰相樞密議之。從禁見唐主言曰。臣幼少且願學治軍民。不願當此名也。退見范延光。趙延壽曰。執政欲奪我兵柄。幽之東宮耳。延光等知上意。且懼從禁之言。即以白唐主。制以從禁為天下兵馬大元帥。位宰相上。

九月唐以趙延壽為宣武節度使。朱弘昭為樞密使。

秦王從禁請嚴衛。

本左右明林改名

捧聖

注見

步騎兩指揮為牙

兵。每入朝從數百騎。張弓挾矢。馳騁衢路。不快于執政。私謂所親曰。吾一日南面必族之。范延光趙延壽懼。屢求外補以避之。唐主以為見已病而求去甚怒。曰。欲去自去。奚用表為。齊國公主唐主女嫁趙延壽復為延壽言于禁。中乃以延壽為宣武節度使。以朱弘昭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弘昭復辭。唐主叱之。弘昭乃不敢言。

唐遣使如吳越。吏部侍郎張文寶泛海使杭州。船壞。水工以小舟濟之。風飄至天長。

注見

吳主厚禮之。資以從

者儀服錢幣數萬。文寶獨受飲食。餘皆辭之。曰。唐朝與吳久不通問。今既非君臣。又非賓主。若受此物。何辭以

謝。吳主嘉之。竟達命于杭州而還。

冬十月唐以范延光為成德節度使。馮贇為樞密使。

延光屢因孟漢瓊王淑妃以求出。以為成德節度使。以馮

贇代之。唐主以親軍都指揮使康誠為樞密。親任之時。要近之官。多求出以避秦王之禍。義誠度不能自脫。

乃令其子事秦王。務持兩端。冀得自全。唐主餞范延光曰。卿今遠去。事宜盡言。對曰。朝廷大事。願陛下與內外

輔臣參決。勿聽羣小之言。遂相泣而別。時孟漢瓊用事。附之者共為朋黨。以蔽惑上。聽故延光言及之。

十一月唐主疾病。秦王從禁作亂。伏誅。唐主疾作大漸。秦王從禁入問疾。唐主俛首不能舉。從禁出。聞宮中皆

哭。意唐主已殂。明日稱疾不入。從禁自知不為時論所與。恐不得為嗣。與其黨謀欲以兵入侍。先制權臣。遣都

押衙馬處鈞謂朱弘昭馮贇曰。吾欲帥牙兵入宮中侍疾。且備非常。二人曰。主上萬福。王宜竭心忠孝。不可妄

信浮言。從禁怒。復遣謂曰。公輩殊不愛家族。邪何敢拒我。二人患之。入告王淑妃。孟漢瓊召康義誠謀之。義誠

竟無言。從榮將步騎千人陳于天津橋。遣馬處鈞至馮贇第語之曰。吾今日決入公輩禍福。在須臾耳。贇馳入右掖門。見弘昭義誠漢瓊及三司使孫岳贊議。議曰。公勿以兒在秦府。左右顧望。主上拔擢吾輩。自布衣至將相。苟使秦王兵得入此門。置主上何地乎。義誠未對。監門白。秦王已將兵至端門外。漢瓊拂衣起入殿門。弘昭贊隨之。義誠不得已亦隨之入時。唐主病小愈。漢瓊等入見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矣。唐主指天泣下。謂義誠曰。卿自處置。勿驚百姓。控鶴指揮使李重吉從珂之子也。時侍側唐主曰。吾與爾父嘗矢石定天下。從榮輩得何力。今乃為人所殺。為此悖逆。當呼爾父授以兵柄耳。重吉即帥控鶴兵守宮門。漢瓊召馬軍指揮使朱洪實。使將五百騎討從榮。從榮走歸府。僚佐皆竄匿。牙兵潰去。皇城使安重益斬從榮。并其子以獻。唐主悲駭絕而復蘇。由是疾復劇。時宋王從厚為天雄節度使。遣漢瓊徵之。追廢從榮為庶人。初從榮失道六軍判官趙遠可恃獨不見恭世子戾太子手從榮怒出為涇州判官及從榮敗遠以是知名趙遠字上交涇州范陽人諱曰大王勿謂父子至親為

唐主重珪

明宗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眾所推。願

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在位年穀屢豐。兵革罕用。校于五代。儼為小康。

十二月唐主從厚立

是為後唐明帝

唐主自終易月之制。即召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致治之志。然不知其要

寬柔。少斷。李愚私謂同列曰。吾君延訪鮮。及吾輩位高責重。事亦堪憂。眾不敢應。

孟知祥聞明宗珪亦謂僚佐曰。宋王幼弱。為政者皆胥吏

小人其亂可坐而俟也

甲午唐明帝從厚應順元年四月以後唐昭宗王從珂清泰元年唐以高從誨為南平王。馬希範為楚王。錢元瓘為

吳越王

唐以李重吉為亳州團練使。潞王從珂與石敬瑭少從明宗征伐有功。各得眾心。朱弘昭馮贇位望素出二人

下遠甚。一旦執朝政。皆忌之。及明宗殂。從珂辭疾不來。使臣至鳳翔者。或自言伺得從珂陰事。于是朱馮不欲

權唐天成長興之治不特盡革莊宗弊政而克己自勵亦五季中之佼佼者其長處不可泯然推原得位之始其處且其則固無能隱諱論者稱其善欲長之見而為發美過矣即如焚香祝天之事誰則見之而胡寅深信不疑遂謂其

發于誠心試思
為取所推果足
信否若謂監國
時之君臣固諱
不遇浩六朝勳
進故錄豈晉宋
以還之釋代亦
真可比之唐虞
揖讓乎尚論于
持平況有關於
世道人心尤不
可以不辨

重立典禁兵出為亳州團練使從珂女為尼洛陽亦召入禁中從珂由是疑懼

吳人攻閩建州先是閩吳光請兵于吳吳信州刺史蔣延徽不俟朝命引兵會攻建州閩主璘遣使求救于吳

越及是延徽敗閩兵于浦城唐縣今屬建寧府遂圍建州閩主璘遣兵救之軍及中途士卒不進曰不得薛文傑不能

討賊軍中以聞國人震怒太后及福王繼鵬泣謂璘曰文傑盜弄國權枉害無辜上下怨怒久矣今吳兵深入

士卒不進杜稷一旦傾覆留文傑何益文傑亦在側矣陳利憲璘曰吾無如卿何卿自為謀文傑出繼鵬伺之

門外以笏擊之仆地檻車送軍前士卒鬻食之初文傑以古制檻車臨開更為之形如木櫃以鐵鉗內向動輒觸之既成而首自入焉延徽攻建州垂克

徐知誥以延徽吳太祖楊溥稱帝尊行密為太祖之壻與臨川王濛溥之兄素善恐其克建州奉濛以圖興復遣使召之延徽

亦聞閩兵及吳越兵將至引兵歸閩人追擊敗之知誥敗延徽為右威衛將軍遣使求好于閩

唐以唐內陳人為樞密直學士唐主即位舊鎮將佐之有才者朱馮皆斥逐之內以文學從歷三鎮而性迂疏

故朱馮引置密近又以其黨陳人監之

蜀主孟知祥稱帝是為後蜀知祥以趙季良為司空平章事

吳徐知誥黜其押牙周宗為池州副使尋復召之吳人多不欲遷都吳主遣宋齊邱如金陵諭知誥罷之先是

知誥久有傳禪之志以吳主無失德眾心不悅欲待嗣君宋齊邱亦以為然一旦知誥臨鏡鑷白髭歎曰國

家安而吾老矣奈何周宗知其意請如江都微以傳禪謁吳主齊邱以宗先已心疾之手書切諫以為未可請

斬宗以謝吳主乃黜宗為池州副使久之節度副使李建勳司馬徐玠等屢陳知誥功業宜早從民望召宗復

為都押牙知誥由是疏齊邱

唐以潞王從珂為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為成德節度使從珂舉兵鳳翔唐遣兵討之官軍降潰朱弘昭馮贇不

欲石敬瑭久在太原從潞王從珂鎮河東敬瑭鎮成德皆不降制書但各遣使臣持宣監送赴鎮從珂既與朝

思同確守大節
詞氣凜然雖其
從軍無法不足
為鳳翔之計
使非楊思權之
釋甲乞恩尹暉
之投戈還賞則
六節度合志併
攻未見其必不
能制勝也至思
同後此被執不
屈後為兩行媾
謀遇害無不為
之切齒然思同
拘義以死視楊
尹之蒙垢倖生
者相去豈遠

廷猜阻朝廷又命洋王從璋權知鳳翔從璋性寬率樂禍前代安重誨而殺之事具前從珂謀于將佐皆曰主上
富于春秋政事出于朱馮大王功名震主離鎮必無全理不可受也觀察判官馮膺孫字慶光隸商州人曰君命召不
俟駕今道過京師臨喪赴鎮而已諸人凶謀不可從也眾哂之從珂乃移檄隣道言朱弘昭等專制朝權懼傾
社稷今將入朝以清君側而力不能獨辦願乞靈隣藩以濟之以西都留守王思同當東出之道尤欲與之相
結遣使詣長安說以利害餌以美姦思同謂將吏曰吾受明宗大恩今與鳳翔同反借使事成而榮猶為一時
之叛臣況事敗而辱流千古之醜迹乎遂執其使以聞他使亦多為隣道所執惟隴州防禦使相里金相里氏史作字奉金今依相里氏墓碑傾心附之遣判官薛文遇往來計事朝廷議討鳳翔康誠不欲出請以王思
同為統帥嚴衛指揮使尹暉魏州人大羽林指揮使楊思權等皆為偏裨護國節度使安彥威字國俊代為都監
思同雖有忠義之志而御軍無法從珂老于行陳將士微幸富貴者心皆向之三月彥威與山南西道張虔釗
武定孫漢韶李存進之子時存進已復本姓彰義張從賓靜難康福等五節度使合兵討鳳翔鳳翔城斬草淺守備俱乏眾心
危急從珂登城泣謂外軍曰吾未冠從先帝百戰出生死全創滿身以立今日之社稷女曹目睹其事今朝
廷信任讒臣猜忌骨肉我何罪而受誅乎因慟哭聞者哀之虔釗偏急以白刃驅士卒登城士卒怒大詬反攻
之虔釗走免楊思權因大呼曰大相公吾主也遂帥諸軍解甲投兵請降于從珂思權以幅紙進曰願王克京
節度使授之王思同猶未之知趣士卒登城尹暉大呼曰城西軍已入城受賞矣眾爭棄甲投兵而降其聲
震地日中亂兵悉入外軍亦潰思同等六節度使皆遁去潞王悉歛城中之財以犒軍至于鼎金皆估直以給
之思同等至長安副留守劉遂雍鄆之閉門不納乃趣潼關
唐潞王從珂至長安唐主以康義誠為招討使將兵拒之殺馬軍指揮使朱洪實從珂建大將鼓旗整眾而東
以孔目官劉延朗蔚州人虞為腹心劉遂雍悉出府庫之財于外軍主則至者即給賞令過皆不入城從珂至長

境說

從厚者儒無能
摩小滿朝無足
與國圖是當從
珂舉兵犯關其
誠望重書異心
逆將他道所可
稍待以支持者
惟失洪實耳雖
其固守徐圖之
計未必果能濟
事而其心曠然
不待從厚所宜
知也乃不辨里
白枉殺忠良譬
之木將槁而復
披其枝葉能無
立見傾覆乎

安遂雍迎謁率民財以充賞都監王景從等奔還中外大駭唐主不知所為

謂康義誠等曰先帝棄萬國朕公所藩方當是之時為嗣者在諸公

所取耳朕成大業國事皆委諸公諸公以社稷大計見告朕何敢違今事至于此何方可

康義誠欲悉以宿衛

以轉禍朕欲自迎潞王以大位讓之若不免于罪亦所甘心朱弘昭馮贊大懼不敢對

兵迎降為已功乃曰侍衛諸軍尚多臣請自往扼其衝要招集離散以圖後效幸陛下勿以為憂唐主乃召將

士慰諭親至左藏給將士金帛義誠與朱洪實其論用兵利害洪實欲以禁軍固守洛陽曰如此彼亦未敢徑

前然後徐圖進取可以萬全義誠怒曰洪實欲反邪洪實曰公自欲反乃謂誰反其聲漸厲唐主聞召而訊之

竟不能辨遂斬洪實軍士益憤

唐主殺李重吉于宋州又殺從珂女尼惠明

唐路王從珂執西京留守王思同殺之從珂至昭應關前軍獲王思同曰思同雖失詔然盡心所奉亦可嘉也

至靈口即零口鎮在西安府臨潼縣南前軍執思同以至從珂責讓之對曰思同起行間先帝擢之位至節將常愧無功以報

大恩非不知附大王立得富貴助朝廷自取禍殃但恐死之日無面目見先帝于泉下耳敗而費鼓固所宜也

請早就死王為之改容曰公且休矣欲宥之而楊思權之徒恥見其面尹暉盡取思同家資妓妾屢言于劉延

朗曰若留思同慮失士心屬從珂醉不待報擅殺之及其妻子從珂醒怒延朗嗟惜者累日

唐潞王從珂至陝諸將及康義誠皆降從珂至閬鄉朝廷前後所發諸軍過之皆迎降無一人戰者康義誠引

兵發洛陽詔以安從進為京城巡檢從進已受從珂書潛布腹心矣從珂至靈寶安彥威安重霸皆降惟保義

節度使康思立山陰諸謀固守陝城從珂前鋒至城下呼曰禁軍十萬已奉新帝爾輩數人奚為徒累一城人

塗地耳于是士卒爭出迎思立不能禁亦出迎從珂至陝移書訓洛陽文武士庶惟朱弘昭馮贊兩族不赦義

誠所部自相結百什為羣棄甲兵爭先詣陝降義誠麾下纔數十人亦因候騎請降既而與元張釗武定孫漢紹俱以鎮降蜀

唐主出苑夏四月石敬瑭入朝遇于衛州殺其從騎唐主憂駭不知所為急遣中使召朱弘昭謀所向弘昭赴

井死安從進殺馮贊于第傳二人首于從珂唐主欲奔魏州召孟漢瓊使為先置漢瓊單騎奔陝唐主乃以五

敬瑭于從厚分
則君臣誼則終
戚所當與其安
危者方其相遇
問計敬瑭與知
遠正擁重兵乃
忍反戈相向盡
戮從騎其心欲
何為乎難以弑
逆之從珂他日
亦舉衛州之事
相誣責則其罪
惡固早著于天
下矣

十騎出問馮道等人朝及端門聞變道及劉昫涿州歸義人乃歸至天宮寺安從進遣人語之曰潞王倍道而來且至矣相公宜帥百官至穀水奉迎乃止于寺中召百官中書舍人盧導字熙北宛陽人道曰勸進文書宜速具草導曰潞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廢安當俟太后教令豈可遽議勸進乎道曰事當務實導曰文有天子在外人臣遠以大位勸人者邪若潞王守節北面以大義見責將何辭以對公不如帥百官詣宮門進名問安取太后進止則去就善矣道未及對從進屢遣人趣之道等即紛然而去既而從珂未至三相馮道李穀劉昫息于上陽門外盧導還前道復召而語之道對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之罪權髮不足數矣從珂上牋於太后取進止遂自陝而東四月唐主至衛州東數里遇石敬瑭大喜問以大計敬瑭開義誠叛去俛首長數數四乃見衛州刺史王弘贇問之弘贇曰前代天子播遷多矣然皆有將相侍衛府庫法物使羣下有所瞻仰今獨以五十騎自隨雖有忠義之心將若之何敬瑭還以其言告弓箭庫使沙後為沙氏守榮奔史昭曰古有貴姓音奔後遂為奔洪進洪進前責敬瑭曰公明宗愛塔富貴相與共之憂患亦宜相恤今天子播越委計於公冀圖興復乃以此四者為辭是直欲附賊賣天子耳抽佩刀欲刺之敬瑭親將陳暉救之守榮鬪死洪進亦自刎敬瑭牙內指揮使劉知遠引兵入盡殺唐主左右及從騎獨置唐主而去敬瑭遂趣洛陽

唐孟漢瓊詣潞王從珂降從珂誅之初從珂罷河中歸私第王淑妃數遣孟漢瓊存撫之漢瓊自謂于從珂有舊恩至澠池西見從珂大哭欲有所陳從珂曰諸事不言可知即命斬于路隅

唐潞王從珂入洛陽廢其主從厚為鄂王而自立廢後從珂至蔣橋百官班迎傳教以未拜梓宮未可相見馮道等皆上牋勸進從珂入謁太后太后詣西宮伏梓宮慟哭自陳詣闕之由馮道帥百官班見拜從珂答拜道等復上牋勸進從珂曰予之此行事非獲已俟皇帝歸闕園寢禮終當還守藩服羣公遽言及此甚無謂也明日太后下令廢少帝為鄂王以潞王知軍國事又明日太后令潞王宜即帝位乃即位于柩前

唐主從珂弑鄂王從厚于衛州磁州刺史宋令詢死之 王弘贄還唐鄂王于州麻唐主從珂遣弘贄之子鸞往

酖之王不飲鸞縊殺之

王性仁厚于兄弟敦睦雖遭秦王忌嫉坦懷待之卒免于患及嗣位于

孔如尚在宮中

唐主使人謂之曰重吉輩何在遂殺之并其四子鄂王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聞其遇

害慟哭半日自經死

既而唐梓明宗于鐵陵乃并葬鄂王于陵域之南封纓數尺觀者悲之後晉主石敬瑭立追謚王為閔帝

唐康義誠伏誅其族 唐主之在陝也義誠至陝待罪唐主責之曰先帝晏駕立嗣在諸公今上亮陰政事在

諸公何為不能始終陷吾弟至此義誠大懼叩頭請死唐主素惡其為人未欲遽誅且宥之至是唐主斬義誠

而滅其族

唐賜將士緡錢有差 初唐主發鳳翔許軍士以入洛人百緡及至洛陽三司使全帛不過三萬而賞軍之費計

須五十萬緡于是有司百方以斂民財僅得六萬唐主怒下軍巡使徹晝夜督責囚繫滿獄貧者至自經赴井

而軍士遊市肆皆有驕色市人聚詬之曰汝曹為主力戰言其為主盡反使我輩鞭胸杖背出財為賞汝曹猶

揚揚自得不愧天地乎是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管珎皆出之緡及二十萬緡唐主

患之學士李專美夜直唐主讓其不能為謀專美曰自長興之季嘗贊舉行卒以是驕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

滿驕卒之心夫國之存亡不專繫于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今財力盡此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

唐主以為然詔益軍在鳳翔歸命者賜錢七十緡至二十緡在京者各十緡軍士無厭猶怨望為謠言曰除去

菩薩扶立生錢以閔帝仁弱唐主剛嚴有悔心故也

五月唐復以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 唐主與石敬瑭皆以勇力善聞事明宗然素不相悅至是敬瑭不得已入

朝不敢言歸時敬瑭久病羸瘠太后及魏國公主即敬瑭妻永寧公主是年屢為之言而鳳翔將佐皆勸留

之惟韓昭胤李專美以為趙延壽在汴不宜猜忌敬瑭唐主亦見其骨立不以為虞乃復遣之河東

敬瑭河東之遠如縱虎歸林不復可制從珂素與同列其詐力豈不深知况彼

此久相猜忌乎乃于韓李輩之從惡黨不之察而火其若此非惟禍至神味亦由天道好還正如螳螂捕蟬而不知黃雀之在後也
命相大事于古曰惟其人自見殷訖之夢卜遂為後世好奇者所藉曰殊不知禹之柱石固以並屬功臣無一不堪倚畀之選即高宗之舊家旁求亦因舊學時物色有素特先為神道設教耳若中無知人之哲而取決于焚香扶筮夫豈為國求賢之最明政不綱始用廷推會推竟援滋熾追時事孔棘猶且探名柄用貽一朝五十

六月吳徐知誥幽其主之弟臨川王濛于和州。知誥將受權。思臨川王濛遣人告濛藏匿亡命擅造兵器陰封

歷陽公幽于和州。命控鶴軍使王宏將兵二百衛之。後濛以開殺王宏奔廬州欲依周本將見之其子宏杓合嗣不聽本出執濛遂江都知誥遣人殺之

秋七月唐以盧文紀字子特簡姚顗字伯真京兆長安人同平章事。劉昫等察李惠剛偏論議多不合。至相詬罵事多凝

滯唐主惠之欲更命相問所親信皆以尚書左丞姚顗太常卿盧文紀秘書監崔居儉清河人對論其才行互

有優劣唐主不能決乃賞其名于琉璃瓶夜焚香祝天以筋挾之得二人乃有是命

蜀主知祥殂子昶立。蜀主得疾踰年至是增劇。子仁贊為太子。召司空趙季良節度使李仁罕趙延隱樞密

使王處回受遺詔輔政是夕昶秘不發。王處回夜過趙季良告之涕泣不已。季良正色曰。今彊將握兵專伺

時變宜速立嗣君以絕觀視。泣無益也。處回遂與季良立仁贊。而後發喪。仁贊即位更名昶。不改元。昶初立大

踰法度李仁罕自恃宿將有功復受顧託求判六軍起不得已許之既而或告仁罕有異志昶與趙季良趙延隱謀因仁罕入朝執而殺之李肇自鎮來朝杖而人見稱疾不拜及聞仁罕死始釋杖而拜昶以為太子太傅

致仕徒

八月唐詔通租三百三十八萬。劉昫判三司。命判官高延賞鉤考窮蠹。晉積年逋欠之數。姦吏利其徵責。旬

取故存之。昫具奏其狀。且請察其可徵者。急督之。必無可償者。悉蠲之。韓昭胤極言其便。八月詔長興以前戶

部及諸道通租三百三十八萬。咸免勿徵。貧民大悅。而三司吏怨之。既而昫與李惠同罷相三司吏皆相賀無一人從昫歸第者

冬旱。是歲秋冬旱。民多流亡。同華蒲絳尤甚。

三月唐詔開言路。太常丞史在德性狂狷。上書極詆內外文武之士。請偏加考試黜陟。能否執政大怒。盧文紀

及補闕劉濤字德剛皆請加罪。唐主謂學士馬元孫曰。朕新臨天下。宜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

者。卿為朕作詔書。言朕意。乃下詔畧曰。昔魏徵請賞。皇甫德參。李濤等請黜。史在德事同言異。何其遠哉。在德

相之護不知金
獸之與琉璃瓶
更復何得圖是
邪

情在傾輸安可責也

夏六月契丹侵邊境唐北面總管石敬瑭將兵屯忻州

敬瑭既還鎮陰為自全之計

唐明好客訪外事常命翰林士李崧知制誥呂琦薛文遇翰林天文趙延久等更直于中與殿庭與語或至夜分時敬瑭二子為內

使昭太后左右令伺其密謀事無巨細皆知之敬瑭對客常稱羸瘠不堪為帥冀朝廷不之忌翰林天文居翰林院以時契丹屢侵北邊禁軍多在幽并敬瑭與趙德鈞求益兵運糧朝夕相繼詔借河東人救粟鎮州候天文者

輸絹五萬匹于總管府率科派鎮冀軍千五百乘運糧于代州時水旱民饑敬瑭遣使督促嚴急山東流散亂

始兆矣敬瑭將大軍屯忻州朝廷遣使賜軍士夏衣傳詔撫諭軍士呼萬歲者數四敬瑭懼幕僚段希堯河內

請誅其唱者敬瑭命劉知遠斬三十六人以徇唐主聞之益疑敬瑭

唐詔竊盜不計賊并縱火彊盜並行極法

秋七月唐遣北面副總管張敬達

字志通將兵屯代州

唐以敬達為北面行營副總管將兵屯代州分石敬瑭

之權也唐主深以時事為憂當從容謀慮文紀等無所規贊文紀等上言臣等每五日起居與兩班旅見侍衛衛故人得盡言望復此故事詔以舊制五日起居百僚俱退宰相獨出若常事自可敷奏或事應嚴密聽于閣門奏榜子當盡屏侍臣于便殿相待何必襲延英之名也

唐以房嵩為樞密使劉延朗及學士薛文遇等居中用事嵩與趙延壽雖為使長殷奏除授一歸延朗州鎮自

外人者先賂延朗後議貢獻賂厚者先得內地賂薄者晚得邊陲由是諸將帥皆怨憤

冬十月閻季倣弑其主璘而立福王繼鵬更名昶

初閻主璘娶其父婢陳金鳳立以為后后陋而淫會璘得風疾后與璘壁臣歸守明及百工院使李可殷私通國人皆惡之璘令錦工作九龍帳帷唯此一歸即歸即謂守明也

諱皇城使李倣于璘后族陳匡勝無禮于福王繼鵬倣及繼鵬皆恨之璘疾甚倣使人殺可殷后訴之璘力疾

視朝詰可殷死狀倣懼而出俄引步兵鼓譟入宮璘匿帳下亂兵刺殺之倣遂與繼鵬殺陳后陳守恩陳匡勝

皆陳守恩子明及繼鵬弟繼韜繼韜次子常欲殺繼鵬即位更名昶既而自稱權知福建節度事遣使奉表於唐立

父婢李春燕為德妃以李儼判六軍諸衛事儼專制朝政陰養死士相患之因大享軍伏甲擒殺之梟首朝門

暴其罪告諭中外

內宮宣徽使葉翹初為福王友博學質直翹以師傅禮待之多所裨益宮中謂之國翁翹既

無狀致陛下即位以來無一善可稱願乞骸骨翹曰政令不善公當極言奈何葉翹去厚賜全帛慰諭復位翹

以視滕李春燕諫之和不悅未幾復上書言事相杜其紙尾曰一葉隨風落御溝遂放歸永泰以壽終

葉翹

荆南梁震退居土洲在荆州府江陵縣

荆南節度使高從誨性明達親禮賢士委任梁震以兄事之楚王希範好

奢靡游談者共誇其盛從誨謂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

侈僭法取快一時不為遠慮危亡無日何足慕乎從誨悟曰公言是也他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

過矣乃捐去玩好以經史自怡省刑薄賦境內以安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不

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從誨不能留乃為之築室于土洲震披鶴氅自稱荆臺隱士每詣府

跨黃牛至廳事從誨時過其家四時賜與甚厚自是悉以政事屬孫光憲

吳加徐知誥大元帥封齊王備殊禮

十二月唐以馮道為司空時久無正拜三公者朝議擬其職事盧文紀欲令掌祭祀掃除隋制三公參議國事祭祀則司空行掃除

盧文紀不深考遂以為司空職掌道聞之曰司空掃除職也吾何憚焉既而文紀自知不可乃止

丙唐清泰三年十一月以後晉高祖石敬瑭天福元年春正月唐以呂琦為御史中丞唐主以千春節置酒晉國

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唐主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邪石敬瑭聞之益懼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

諸道者歸晉陽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有異去唐主夜與近臣從容語曰石郎于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

不肖萬一失歡何以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李崧退謂同僚呂琦曰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衆人一概觀

望邪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為援契丹屢求和親但求策喇卜等未獲故未成耳今誠歸策

喇卜等歲遺禮幣十餘萬緡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為矣松曰此吾志也他夕二人密言其策唐王大喜久之以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異狄不亦辱乎又虜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唐主意遂變一日急召松琦盛怒責之曰卿輩皆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平今乃為謀如是朕一女尚乳臭卿欲棄之沙漠邪且欲以養士之財輸之虜廷其意安在二人懼拜謝無數琦氣竭拜止唐主曰呂琦彊項肯視朕為人主邪既而怒解各賜卮酒罷之自是羣臣不敢復言和親之策遂以琦為御史中丞蓋疏之也

夏五月唐以石敬瑭為天平節度使敬瑭拒命唐發兵討之

初石敬瑭欲當唐主之意累自表陳羸疾乞解兵

柄移他鎮帝與執政議從其請移鎮鄆州房暉李松呂琦等皆力諫以為不可五月薛文遇獨直唐主與之議文遇曰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暮耳不若先事圖之唐王大喜曰卿言殊豁吾意成敗吾決行之即為除

目徙敬瑭鎮天平宋審虔鎮河東制出兩班聞呼敬瑭名相顧失色以張敬達為西北都部署趣敬瑭之鄆州

敬瑭疑懼謀于將佐判官趙瑩

字元輝華陰人

勸敬瑭赴鄆州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

精彊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桑維翰字綸公曰王上初即位明公入朝

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邪然卒以河東復授公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也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

孽代之羣情不附公明宗之愛壻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為自全之計契丹主素與明宗約

為兄弟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朝呼夕至何患不成敬瑭意遂決表唐主養子不願承祀請傳位許王唐主手

裂其表抵地以詔答之曰卿于鄂王固非疏遠衛州之事天下皆知

謂敬瑭盡殺問帝從騎

許王之言何人肯信制削奪

敬瑭官爵以張敬達為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楊光遠為副先鋒指揮使安審信

字金珍雄義指揮使安元信

人帥眾奔晉陽敬瑭委以軍事振武巡檢使安重榮

湖州人

亦帥步騎五百奔晉陽

五月

敬遠雖敬遠之
餘猶擁眾五萬
大有可為何至
四顧傍徨束手
無策一挫而不
能復振邪況其
時契丹部騎亦
止五萬安能連
營百餘里而厚
亦半之所謂鈴
犬驚備不遇過
卒之固密耳而
敬遠之氣既餒

秋七月石敬瑭遣使求救于契丹。敬瑭令桑維翰草表稱臣于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契丹主大喜復書許俟仲秋傾國赴援

八月唐張敬遠攻晉陽不克。張敬遠築長圍以攻晉陽石敬瑭以劉知遠為馬步都指揮使降兵皆隸焉知遠

用法無私撫之如一。由是人無二心敬瑭親乘城坐卧矢石下知遠曰觀敬遠輩無他奇策不足慮也願明公四出間使經略外事守城至易知遠獨能辦之敬瑭執知遠手撫其背而賞之唐主聞契丹許敬瑭以仲秋赴援屢督敬遠急攻不能下每有營構多值風雨長圍復為水潦所壞竟不能合晉陽城中亦日窘糧儲浸乏

九月契丹主德光將兵救石敬瑭唐兵大敗契丹圍之唐主自將次懷州。契丹主將五萬騎自陽武谷在代州崞縣南

而南至晉陽陳于虎北口。在太原城汾水北質實與唐驕將高行周符彥卿復本姓合戰敬瑭遣劉知遠出

兵助之張敬遠楊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陳于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甲直犯其陳唐兵逐之至汾

曲契丹伏兵起衝唐兵斷而為二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死者近萬人敬遠等收餘眾保晉安。寨名在太原府契丹亦引兵歸虎北口敬瑭出見契丹主引兵會圍晉安寨置營于晉安之南長百餘里厚五十里多設鈴索吠

犬人跣步不能過敬遠等士卒猶五萬人馬萬匹四顧無所之遣使告敗唐主大懼遣符彥饒將兵屯河陽詔

天雄范延光盧龍趙德鈞耀州潘瑒共救晉安下詔親征唐主本不欲行張延朗劉延皓勸之唐主不得已發

洛陽遣符彥饒軍赴潞州為大軍後援唐主至河陽心憚北行盧文紀希旨言國家根本在河南胡兵條來忽

往不能久留望要大寨其固况已發三道兵救之河陽天下津要軍駕宜留此鎮撫南北且遣近臣往督戰苟

不能解圍進亦未晚張延朗曰文紀言是也唐主議近臣遣使北行者延朗與翰林學士和凝字成績鄆州人等皆

曰趙延壽父德鈞以盧龍兵來赴難且遣延壽會之乃遣延壽將兵二萬如潞州唐主至懷州問策于郡臣吏